



第十八章

吃不饱的与吃太饱的

我好像说过，我们同期毕业的同学超过一百人，算是特大的一个科系。一百人里自然会有各式各样的，有些在旧市坝或成都表现不凡，及长却未必佳，有些平平的，如今令我刮目相看。检讨我这人一辈子，不喜欢对任何人说让对方听来很入耳的话，相反地，让对方讨厌甚至怨恨的，则急着要说，不吐不快。例如成都时的李毓霖，便从没跟他说过半句让他顺耳的话，现在无有机会了。

如今老了，可以说人家一些优点了，毕竟我终于明白，称赞人家并不等于贬低自己。他叫萧亮，后来他搬来台北，我叫他「萧公」，他

以很诚恳的态度说，老同学了，什么「公」不「公」的，岂不太见外了吗？我说，因为你看起来那气质，就很像应该被人家称为什么「公」什么「公」的那种人。

约为民国六十五、六年，我已在中视新闻部担任气象编辑工作，但尚未被指定现身说法。我和萧亮虽同在台北，也很少见面。有一次过马路等红灯，乃类似于仁爱路那么宽的路，给车子走的绿灯时间够长，给行人通过的绿灯彷彿特别短，因而有些人便向右方看看若无车，就抢先越过一程。站在我前面一对老年夫妇，坚持等绿灯亮了再走，我，就在他们的身后，过绿灯时我迈步较大，越过他们，听他们彼此说话，才发现这不是萧亮夫妇

吗。而且萧太太绝不老，「老年夫妇」的印象来自于萧亮的满头白发。

到马路对面，我的第一句话是「你染头发了吗？」我真以为他的白发是染的。「你认为该染吗？你说染，我就染吧。」我急忙阻止：「不不，这样好看，这样更像萧公了。」

萧亮身材中等，微胖，原本是一头又浓又密的黑发，应该只有两、三年没见，他的头竟全部成银白色了，相形之下，他的脸色更为红润。他是我们同学中唯一升到上校的，大部份在中校前即退役，我是少校退役的。以前见他穿军服，这次头发成银白色，又穿了西服，显得很优雅，他说话不疾不徐，早

年在学校时好像他不存在，因为他既没有跟人打架，甚至吵架也没有，无人注意他。

他太太比他年轻很多，在国中担任化学老师，好像是著名大学化学系毕业的，和萧亮同样地谦和有礼。每次去他们家，必然递过拖鞋，且立即倒茶，后来改为冲咖啡，再后来他们改用过滤式的煮咖啡壶。也不忘由柜子中取出烟灰缸，他们夫妇不抽烟也不喝酒，和我完全不同。我想，大约夫妇两人教养都好，子女们的教育也很成功，如今，他儿子在新竹科学园区服务，已是中级主管，女儿台大刚毕业，即拿到美国纽约大学的奖学金，如今已经有了外孙，女儿一家定居维吉尼亚州。

或许你会问，到底要说什么事，需要牵涉萧亮呢？问的也对，我直接回答你吧，是萧亮教导了我怎么吃喝食物的，你果然不懂了吧，难道我以前不会吃喝？

我当然会吃会喝，且把吃当成一件大事，用「余致力吃饱肚子凡四十年……」叙之最当。无论我个人的吃，全家人的吃，全国人的吃，还是全世界人的吃，都是大事，吃不饱或吃半饱，百事、千事、万事均为多余。然则，如今我是说二〇〇五年，地球上仍有六分之一人口，即十亿以上的人只能吃半饱，其中的八亿还在挨饿，甚至，非洲次沙漠地区人民吃的水平较十年前，即一九九三年更降低了。

地球上仍有人挨饿，且挨饿者的数字还那么高，这事不仅是我这台湾老人知道，包括世界各国的元首、学者、博士、专家们都知道。遗憾的是，大人先生们似乎未把此事放在心上，他们的元首，外交部长忙碌地到各地开会，载着飞机大炮的战舰你来我往，说是在做「亲善访问」，看起来我们的地球仿佛很和平很富足一样，但他们私下里在搞什么？他们私下里从事的，是经费高达九千亿美元以上的武器卖出或买入，至于多少人没有吃饱肚子，根本无人过问。

联合国有一个粮食暨农业组织，算是一个专门研究让地球人都有饭吃的专门机构。他们一年的研究经费是多少钱？有人研究过，说

八大工业国家花费在养狗、养猫的费用是个庞大数字，他们算出来，国际粮农组织一年的经费只够人家养狗、养猫六天之用！更别提发达国家每年用在减肥身上的费用了。这些数字不知道也好，知道了反而徒然生气劳神。

其实，地球上的粮食总产量年年都在增加，按人头平均分配，足足有余，并不像当年马尔萨斯所想的，几何级数与数学级数那么悲观。可，那为什么还有人挨饿呢？这得由我自己和我们全家的亲身经验说起。

我们一家四口，（如今成为一家九口了）能够像今天这样放怀地吃，不过是近三十年的事。民国五十几

年的情形就和今天完全不同，那时全家人的胃口好像特别地大，偶而买几只猪脚和花生米红烧成一大锅，大家吃得津津有味，连第二天的便当都有资有味了。每隔一两个星期要炼一次猪油，猪油是炒青菜用的，例如炒菠菜，是猪油炒还是花生油炒尝一口就知道，那时猪油，尤其是板油，比平均猪肉的价钱高，炼猪油剩下的油渣儿，炒剩饭加点葱花即为美食。那时并非家家每天都吃肉的，连卖酱油的都知道用一家烧肉百家香之类的广告词儿。

如今，我们之中想吃油渣儿炒饭的人很少见了，相反地，想减肥增瘦的人多了，何以故？人民的知识水平增加，知道猪油会增加胆固

醇，但更重要的是国民平均所得增加，有了外汇可以用来买大豆榨色拉油，甚至直接进口橄榄油，有了美金，不愁无处买橄榄油。

不记得在何处看过一篇妙文，是赞成取消所有各国的关税，亦即替 WTO 做推广宣传的。他说，人们对于日常的饮食很少过度使用，但是在喝酒上完全不同，有许多人酗酒，见了酒便毫不节制地痛饮。他解释说，是因为酒太稀缺，只要把酒税的壁垒取消，让酒在自由市场中，按照自由经济的法则出售，酗酒的人自然就会减少了，你相信这个说法吗？我也不相信，是萧亮教给我正确的吃之观念，也是萧亮教给了我另一方式的生活哲学。

有一天中午后，不记得何事到了萧亮家里，依例换上拖鞋点了支烟，我们相对坐下来。他又换了新的音响，两个很大的黑色音箱，他问：「你喜欢波丽路进行曲吗？」我不知怎么回答。五十年以前，台北南京西路上即有一咖啡店也许是西餐的叫做「波丽露」，知道进去了荷包肯定负担不起，因而从未去过，经萧公一提，我才知道「波丽露」还有个进行曲，我真地没有听过。他过去把音乐放了，萧太太端出两盘小点心，只是巧克力蛋糕之类而已，很小一块，盘子里还放着镶柄的小叉子，咖啡是用类似银色的高座壶盛着的，咖啡杯碟和放蛋糕的盘子乃同一花色，一看便知是配套的。我专心调咖啡，衡量着蛋糕的口味，心想，这么一小块只需用手

指捏着，顶多两口就吃完了，干嘛用叉子，装个盘子。我说：「我们不是刚刚吃过饭回来的吗？」他，不直接回答我，只说：

「听，渐入佳境了。」

这才，我知道他所何指，指的是音乐。波丽路进行曲一开始几乎听不见什么，慢慢传来类似于倾诉又有点叹息呻吟，乃长笛或其它乐器的独奏。不久就有小鼓声音加入，是战鼓，对，是战鼓。萧亮不说话，萧太太坐在光亮照不到的角落，我，则放下茶匙，忘了蛋糕，完全被音乐吸引进去。他们——我是指音乐中的两方人马，从小声的低诉争执，待有了军鼓支持以后，声音一声声加高加强，彷彿他们的委曲和怨恨是毫无止境的洪流，简直

要流泻成大瀑布那样的千军万马。像这样明显对立的两方人马，最后不撕杀一场怎么解决呢？果然不出所料，他们终于爆发，嘶叫声，杀伐声，杀呀杀地，到接近相互毁灭，音乐嘎然而止。

半晌，萧亮看我失神的样子，才说：「你以前没有听过这曲子吗？」

我还在沉醉中，回过神来想起：「对了，它好像曾经被使用在一部电影的片头，但不是这么完整，所以不像今天这样被打动。」

「老冯啊，看不出你竟然被波丽露『打』动了。」

随即，他换上一张钢琴独奏，并把声音调低，才说：「吃两口点心。」他示范性地，用叉子切开了蛋糕，又切了一下，叉起一小块，用我的语言说是只够塞牙缝的，放在嘴里慢慢咀嚼，然后啜饮一小口咖啡，说：「到了我们这年纪，甜品不应吃太多，但不吃也可惜，像这样谈谈天，听听音乐，吃点甜点，你觉得如何？」

想了半晌，我才知道怎么回答：「萧公，你让我觉得自己太粗俗了些。」

「不，不是粗俗。我们年轻时都有过大碗喝酒，大口吃肉的豪迈，但是随着年龄增长，也为了配合国民生活水平的提高，饮食方面

应该可以朝精益求精的路子上走。」

对了，就是「精益求精」，萧亮提醒我的。

原来饮食不仅为充饥，要精益求精。酒，那一年产的质佳量少，价格越高自然也就更好喝了，吃越稀少的食品越傲人，海产的鱼子酱，越来越少，能够吃到的人便有当了贵族般地优越感，其实看帝俄时代的小说会知道，真正的俄罗斯贵族厌恶鱼子酱味道的多的是。法国松露产量自古以来就少，因之自古以来，就无人敢说法国松露的味道不好。

我们台湾以前喝一碗猪肝汤算是「补了」，其后猪肝太便宜，连卖

卤味的摊子都不卖卤猪肝，流行的是一只鸭子身上最小又骨头最多，几乎没有肉的鸭舌头。看大陆旅游节目，其中谈杭州或某处人吃东西特讲究，说是有一道菜，得集某种鱼类的某一部份才能成一盘菜，因而一盘菜得用一百条同样的鱼。这些都做到精益求精了，只是做为一个中国人，这样吃法不觉得羞愧吗？姑不谈大跃进时，近千万人饿死的往事，即使到今天，中国还有数千万人衣食无着，更何况地球上更多的饥寒人呢！那些北京、上海的，因为吃的太好太多，要去花钱减肥的孩子们，以及他们的父母亲，应该比美国同样情形者的罪恶感更深，因为美国承认他们是资本主义社会，近百年以来，所谓「资本主义」与帝国主义是同义字。而

现在的中国，执政党的名字仍叫「共产」，也应有若干亿仍然活着的中国人，曾经死心塌地的相信，让大家都有饭吃，有衣保暖，有茅屋安居乃是人类共同梦想的那个「主义」。怎么搞的？天翻地覆了吗？太阳从西边出来了吗？

由于粮食品种的基因改造，产量的确在年年增加中，有些国家甚至于对农民实行补贴政策，只希望别再增产了，但地球上仍然有人饥饿，这到底是为了什么呢？联合国粮农组织公布的，二〇〇〇年世界粮食出口的前五大国家，小麦和玉米都是美国名列第一，且较排名第二的超出两倍至四倍，只有稻米一项美国屈居第四。为了满足你的好奇心，我把小麦和玉米出口前五名

的国家和输出数量列举于下：

小麦

美国 二七，八三〇，一五〇，〇〇〇公吨

加拿大 一八，七七一，七四〇，〇〇〇公吨

法国 一八，〇三四，〇六〇，〇〇〇公吨

澳州 一七，七二四，三六〇，〇〇〇公吨

阿根廷 一一，〇一九，〇二一，〇〇〇公吨

玉米

美国 四七，九七〇，七九〇，〇〇〇公吨

阿根廷 一〇，八四六，五〇三，〇〇〇公吨

中国 一〇，四六五，九九

○, ○○○公吨
法国 七, 九四七, 八二
八, ○○○公吨
匈牙利 一, ○○七, 二○
二, ○○○公吨

上列的小麦和玉米卖到那儿去了? 当然是卖给出得起钱的国家, 我再把买进玉米最高的五个国家列举于下:

日本 一六, 一一一, 一九
○, ○○○公吨
韩国 八, 七一四, 五○
六, ○○○公吨
墨西哥 五, 三四七, 六一
八, ○○○公吨
埃及 五, 一六一, 五五
六, ○○○公吨

中国 四，九四四，八四
一， 〇〇〇公吨

我们可以看出进口玉米量多的是日本和南韩，他们进口那么多玉米何用？大家都知日本是吃米的国家，连泰国米、美国米都不合他们的口味，进口那么多玉米为的是

「精益求精」，用玉米喂养禽畜，说不定喂出的牛肉还可以再运出口赚钱呢。（以上数据里，中国出口玉米一百亿吨，但又进口四十亿吨，此乃联合国公布数据，输出输入之间是否也有贸易利润？非我所知。）

由历来的零星数据看出，非州人口超过一亿的大国奈及利亚常常缺乏粮食，无论是小麦、玉米、稻米输入国家都不见他们的名字，与

其挨饿为何不买些粮食来吃，这与「何不食肉糜」的问题同样蠢笨。钱呢？没有钱怎么买？二〇〇四年五月，纽约时报有一篇专题报导，说，巴西的穷人卖了一枚肾脏，让全家人过快乐日子的特别报导，还同时登了那位卖肾者的得意照片。他出卖一枚肾脏的代价是六千美元，有了六千美元，他们就可以过王子和公主般地快乐日子。文中还说他清楚地记得以前过得是——「和六个兄弟姐妹分食一个鸡蛋，每天只能吃在木薯上抹一点盐的食物过日子。」他接着又说，一般人每月最低工资不到八十美元，且工作很难找，结论是，他能够卖一枚肾脏赚六千美元算是幸运又幸运的。

我又看过一篇专门为跨国公

司，动不动就大批裁员而辩护的文章，我说天下的怪事随时都有，也居然有「经济学家」为跨国公司裁员而动笔为文的。他说：「失业并不是可怕的事，有些国家的失业率高达百分之十，社会也仍然安祥，以蜜蜂来说，蜜蜂的就业率为百分之百，但蜜蜂的社会并不快乐。」讨论蜜蜂快乐与否似乎有点无聊，但他说的失业率超过百分之十的国家的确有，例如加拿大九一到九四年，连续四年失业率超过百分之十，九二、九三和两年还超过百分之十一，但经济学家正确知道巴西的一亿八千万人口中有多少失业吗？

巴西的那些吃木薯过日子的人，为什么不买一些美国急着售出的小麦、稻米或玉米呢？粮食出口

大国绝对没有因为人家急着吃饭而提高粮价，相反地，最近十年由于产量太多而年年跌价中。可是一个月连八十美元都赚不到的人，别提买粮食须要花钱，即使是人家免费送给你吃，他们连船运费都付不起，奈及利亚远在非州西海岸，国内的运输费用更高，付不起运费的各国穷人就是因此挨饿的。

WTO 倡导取消关税，让货物自由流通，说，穷人就有饭吃了，也有宗教家倡导人饥已饥的精神，呼吁大家付出爱心，还有更高层次的人说，与其给穷人鱼吃，不如给他们钓竿并教育他们如何钓鱼等等... 自古以来就从未缺少过慈悲主义者，一九八九苏联解体之前，人类还用几乎一百年的时间实验共产主义，

共产思想的原始出发点也是慈悲主义，为什么慈悲者的心血都白流了，至今尚有饥寒人呢？

我想到了琼狄夫人的话，解决穷人的苦境不能倚赖富人，富人赐与的永远是杯水车薪；也不能靠穷人自己争取，一旦穷人联合起来这么做了，会是一场灾祸。那怎么办呢？谁知道！